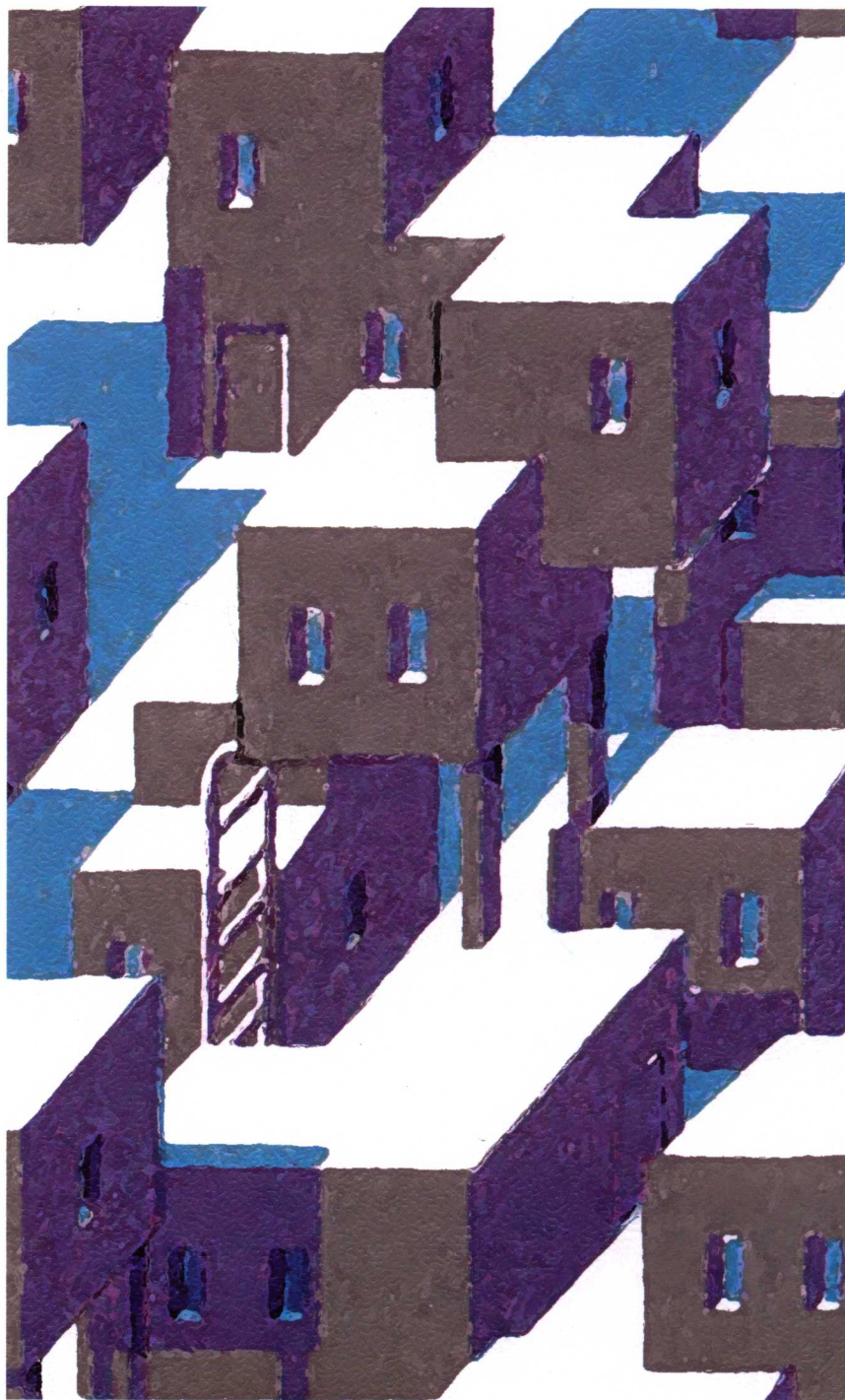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n Du Novel Series



# 危险的安排

长篇小说

流岚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 危险的安排

长篇小说

流岚

◎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险的安排 / 流岚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 1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9312 - 6

I. ①危… II. ①流…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4771 号

---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卢祥秋

---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0 字数: 108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 引 子

太阳的余晖又渐渐地从牢房的那扇小窗里消失了，我知道一个沉重的夜晚又将来临。

对于我来说，白天与黑夜已经没有什么区别，我只是根据太阳初升的次数来计算着我生命终点的距离。

二十五天，按小时计算，我的生命还有六百个小时。

其实，枪毙我的那颗子弹，早已穿过这六百个小时的时光向我飞来，一直射到我的心脏深处，让我痛不欲生。

我现在唯一盼望的就是这二十五天快一点儿结束，我只有在结束生命的时候才能彻底摆脱我灵魂中最大的痛苦。

判决书宣读的那一刻，我没有任何表情地在上边签了字，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亲手制造的，我应该是这样的结局。

被我用硫酸毁容的梁冰清正躺在医院的抢救室里，在她今后的生活里，我相信，她的每一个日子都会是水深火热一般煎熬，那种痛不欲生的苦难会时时刻刻包围着她，直到她生命的结束。

我亲手制造的这一幕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的快感，我曾暗

暗高兴地跃跃欲试，设想着成功的时候喝他个一醉方休。

我彻底错了，是冰清那声惨绝人寰的叫声把我的灵魂又拉出了水面，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丑陋与罪恶。到了这一刻，才真实地感受到了我生命中从来没有触及过的东西，那就是我人性中的善良还没有彻底消亡，正是这些残留的东西，才使我今天有这样的痛苦。

老同学方达成来看我的时候，我和他相对无言。沉默良久，我读懂了他眉宇间那种无尽的惋惜，我也听到了伴随着他心跳的潜台词。

他给我带来了几样我平时最愿意吃的，我知道这是我生命中最后的晚餐了，可我在心底深处升腾起来的，却没有那么多对世间恋恋不舍的悲凉，我将喝着朋友送来的这最后的美酒，告别这个让人充满着失望和绝望的世界。

他怎么能真正懂得我内心深处所感所想呢，因为他没有我这样的经历，就是我把所有生活的细节都一字不漏地讲给他听，他也不会有这样的感受。人，毕竟要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才能懂。

我，一个在别人眼里正是春风得意可以继续平步青云的人物，却亲手画圆了自己生命的句号。

你后悔吗？我在内心深处曾这样问过自己，而每一次的回答都是那样坚定不已，不，我决不后悔。

在我三十四岁生命的历程中，除了我的母亲，就是这两个女人对我影响最大了，我的生命也是她们两个推到了这个悬崖绝壁前面的。

接下来的事情，便是我轻轻一跳，我对二十五天之后那颗可以穿透我脑骨的子弹一点儿也不恐惧，我甚至要感谢那颗子弹，它能让我真正抵达另一个世界。

如果说还有牵挂，那就是我的女儿佳佳。她正在上学，虽然已经是小孩子了，但毕竟是在温暖的家庭里长大的小鸟，第一次试着高飞的时候，便有这么大一片乌云和暴雨，她该挺得住，如果她要是挺不住，我就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也不会有安宁。

一个躺在医院里，一个关在疯人院里，两个女人和我构成了爱恨情仇的三角形，这在当今的社会上似乎有些司空见惯，有人说没有这种情况才不正常。

正常也好，不正常也罢，走到今天的我总觉得身后有一双无可抗拒的大手在推着我，这十年的岁月仿佛就在一天完成。太阳好像从东方升起在西边落下，只有一次反复，我便走过了十个春秋。

像梦，又不是梦，是实实在在的生活。

有人说，不管什么东西如果达到了极致，便让人觉得再无可求，我觉得这话说得颇有道理。

如果说人在临死的时候还应该进行忏悔的话，我对妻子王桂芝便是如此，可我又有些说服不了自己，我甚至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难道我真的错了吗？我错在哪里？我把一瓶硫酸洒向了梁冰清的脸上和身上，我是出于真的大恨特恨吗？

我无法说清自己的行为，更无法说服自己。

直到现在，我如果以只剩下六百个小时的生命对自己说一

句最想说的话，那就是我依然深深地爱着梁冰清。

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如果有可能，上帝如果让我今后和那个被硫酸毁了容的梁冰清长相厮守，我会觉得那是天大的满足和幸福。

人就是这么复杂，生命已经到了尽头，甚至我都能听到那从远处射来的子弹的呼啸声，我还要这么想。

我无法控制我的大脑，我不能不想……



我永远也忘不了一年前的那个午后。

其实，所有的感觉都是后来才有的。那天下午的太阳把我整个生命都照得温暖起来。

那天和平常的日子并没有任何区别，生命中的意外常常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

认识梁冰清不能说不是一个意外。

我从省委党校毕业刚刚三个月，便接到了市政府任命我为城建局局长的任命书。我从身边的那些眼睛里都能分明地感觉到这一张普通的任命书对于我的今天和将来具有怎样一种特殊的意义。

我才刚满三十四岁，便成了这个城市最年轻的正处级干部，而且又是城建局局长。

公开的和半公开的，乃至隐蔽的庆祝酒宴，整整摆了两个星期，所有的酒席都无法推辞，人家都是准备了比任何山珍海味都要丰盛的理由，让我无法拒绝。

这些天总是和酒杯打交道，要么是我倒在桌子下面，要么

就是别人倒在桌子上面。

耳边全是那种听起来让我感到欣欣然飘飘然的话语。

吃到第十天的时候，我终于感到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极不舒服，到医院一查，是胆囊炎和胰腺炎发作了，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天摄取的酒精和蛋白太多了。我不得不痛下决心，让我的秘书对所有请柬都一律谢绝。

还是老同学方达成的那杯酒让我清醒了不少。

真正的朋友必然是这样的，大家都说你好说你行的时候他站出来唱点儿反调，敲敲你的警钟。所有的人都说你不好不行的时候，他又会理直气壮地站出来帮你主持公道，为你打气。

方达成就是这样的朋友。

我从医院里出来之后，刚刚在城建局局长的办公桌前坐下来，虽然在此之前这间房子和这张桌子我是再熟悉不过了，可我总觉得自己距离它们还很遥远，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设想过，如果走到这个位置，至少还要五年。

省略了五年的时间，我可以心安理得地在这个桌边坐下来，这要感谢谁呢？当然是提拔和重用我的领导，再就是这个桌子原来的主人，那个因为犯罪而被抓起来的还不到五十岁的前任局长。

哈哈，老弟真行呀，我这当大哥的想请你吃顿饭表示一下庆贺都被你的秘书给挡了，怎么，连你大哥的面子都不给？

人还没等进屋，我就听出了这是外贸局局长丁一可的声音。这位比我大十二岁同是属马的省委党校同学不管走到哪里都是这么高声大气，我从心里有些欣赏他那种一如既往的旁若

无人的自信。

我赶紧起身相迎，一边握着那双又胖又软的手，一边望着那张油光发亮的脸说，你可是冤枉老弟了，我挡谁的酒也不敢挡你的呀，你是谁？我的亲大哥呀。

丁一可爽朗地笑着，一闪身，我看见了被他挡在身后的一个人。与其说是一个人，不如说是一幅画或者是一幅风景更为确切。

一位天生丽质的年轻女子大大方方地站在丁一可的身后，我只看了那么十分之一秒的时间，就感到这间屋子都变得亮丽起来。我走南闯北也算有一些见识的，也见了很多出众的美人，但是这一刻所有的名字都从我的脑海里不见了，只有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女人。

我给你介绍一下，丁一可一边拍着我的肩，一边拉过那个女人的胳膊说，这是我的表侄女，名字嘛，叫梁冰清，就是冰清玉洁的意思。

不知为什么，丁一可在说这个成语的时候，故意加重了语气。

此刻的我，根本没有时间细想丁一可在语气中的特别含义。

我的大脑全都被眼前的这个女人占满了。

这双手同方才的那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是短短一瞬间，便让我产生了终生难忘的感觉，究竟是什么感觉，我又无法描绘，尽管我学的是中文，如今还依然在写诗。

郭局长，你好，听我丁叔不止一次地说起你，今天终于见

到了。梁冰清一边同我握着手一边落落大方地说。

对着梁冰清的脸，我发现在那张完美无缺的脸上，有一双极特殊的眼睛，我匆匆地望了一眼，就断定这双眼睛能说话，更能吃人。

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证实了我最初的判断，这双眼睛不仅能吃人，而且能毁灭一切，它就像万丈深渊一般吞掉了我的生命和前程，但我决不后悔，因为我从这双眼睛里得到了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所以我理所当然要以生命为代价进行交换。

原来丁一可领着梁冰清到我这里是要我给她安排工作的，我听清了他的来意之后，便半开玩笑地说，老兄，你的外贸局安排一个表侄女儿，那还不是小事一桩，还用得着到我这个除了砖就是水泥的城建局来吗？

老弟真会开玩笑，丁一可伸出那只胖手，又拍了拍我的肩膀，这种事情你还不明白吗？这叫避嫌。

我能够理解他的用意，心里暗暗地骂了一句，这个老滑头。丁一可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似的，伏到我耳边小声地说，老弟，就算大哥欠你一份人情。

大家都是聪明人，用不着把话说得那么透，在哈哈一笑之中就把事情办好了，大家都心照不宣。

好在梁冰清的要求不高，说她刚从文秘专科学校毕业，在办公室里做一点儿文秘工作就可以了。我们这里又正好缺一个这样的人，我就很爽快地对丁一可说，行，明天就把关系办过来，先在办公室里当个文书，对了，我这里庙可小，当文书也不是专职的，还要兼着管管档案打打字什么的。

梁冰清望着我，莞尔一笑，谢谢郭局长，我一定完成你交给我的工作。她一边说着，一边转过头对丁一可说，丁叔，你也放心吧，我在这里一定好好干。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前后还不到五分钟。

平心而论，我这么痛快地答应了丁一可的表侄女到城建局来工作，一半是因为我和丁一可的关系，一半是因为我对这个刚刚见了一面的年轻姑娘的印象。

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工作和生活依然平淡无奇，就像一条掀不起大浪的小河，缓缓地向前流动着。这同我平时的风格和为人是一致的，我从来不欣赏那种一阵风似的轰轰烈烈，我需要的是一种平稳和扎实，同人相处也是如此，应该是平平静静地观察和了解，相互之间的距离慢慢地拉近，就像人们常说的那句老话，冷水泡茶慢慢浓。

梁冰清很快地就在工作中进入了角色，把局里所有的文件分类归档装订成册，不管是谁，再找任何一个文件，也不用大家翻箱倒柜了，不出三分钟保证能送到你的面前。

让我对她最为满意的除了工作认真之外，她还特别稳重，并不像很多长得漂亮的女人那样，好像天地间都装不下她似的，梁冰清是那种沉静中的美丽，从不招摇和夸张。

后来我仔细观察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她的那双眼睛并不永远是一种神情，在不同的时候，在看不同人的时候，表现出来的那种内在的光芒总是让人能感觉到，却无法准确地说出来。她有时站在那里不言不语，眼睛却能把你拒绝到千里之外，那种平静之中的凛然，让周围那些心存幻想的人绝不敢越

雷池半步。

这些日子她对我也是平静如水，没有事的时候从来不进我的办公室。每次进来之后，又全都是公事公办，然后悄无声息地退出。

从她到我这里上班之后，丁一可经常在下班的时候来接她，我看见梁冰清和丁一可很亲密地走向那台奥迪轿车的时候，我的心里总是有着些许的不适。

对于梁冰清的到来，我只是偶尔地想一想，大部分时间还是要忙我的工作，而业余时间又常常在灯下创作我多年喜爱的诗歌。我写这种东西并不是为了发表之后图名图利，现在这个社会，人们对诗歌早已经不屑一顾了，而对那些满台摇头晃脑唱着的流行歌趋之若鹜。有一次同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时，一个朋友指着我说笑着说，你们知道吗，我们的郭大局长现在还很纯情呢，还写诗。说得大家都哄笑起来，坐在我旁边的一个朋友还伸出手摸摸我的头，开玩笑说，哥们儿，你也不发烧呀，要不就是这里面进水太多了，这年头儿还写诗，谁看呀？

我想，我当时的脸肯定是红一阵白一阵，只是因为酒在那里盖着，别人看不出来罢了。我自己却能明确地感受到，而且有一种从内心深处升腾起的悲凉。这个具有几千年文明的诗的国度，这个曾经涌现出成千上万灿烂诗星的民族，现在居然对诗歌是这种态度。

从那之后，我写诗更是偷偷摸摸的了，好像自己干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丑事，几个朋友相聚的时候，几杯酒下肚之后，便有人开始谈女人，谈自己如何如何。

我在心里暗暗叫苦，完了，彻底完了，明明是正大光明的事情，却逼得你像做贼似的偷偷摸摸去做，而那些做了见不得人事的人，却偏偏像英雄似的站在人前人后添枝加叶地宣讲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功绩。

让我最感到悲哀的是心里的这些烦恼和无奈又不能表达出来，别说是正规的会议，就是平时随便说一句话，一转身就可能被别人传走了样儿。

很多人都说我少年老成，三十几岁的人就这样稳重，其实我心里最清楚，还不是让这社会给逼的，我何尝不想做一个敢说敢笑的人。现在人人都渴望听到真话，可是讲实话做实事的人却越来越少，因为你那样做，最后吃亏的还是你。

我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坐在灯下写我那些该死的诗歌。其实我的爱好很简单，除了看电视就是写点儿东西。像歌厅酒店那样的场合我实在是烦透了，有时不得不逢场作戏，强装笑脸地去应付，那自然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只有坐在灯下，铺开稿纸开始写诗的时候，我才感觉到心里的这片天空顿时纯净了很多，再也不是乌云密布飞沙走石了。于是我写在稿纸上的诗句总是显得很美，我甚至这样想，我就用这一首首诗歌连成一片草坪吧，让我疲惫的灵魂在这上面能得到片刻的安宁。

我偶尔也把诗歌寄到某些报刊去，这当然是有一搭无一搭的事。我给编辑们附的短信总是这样说，如果诗稿不合贵刊的要求，不必退稿，请随手丢到纸篓里就行。

不知怎么的，我越是这样想这样写，寄出去的诗稿发表得

越多。

心里再也没有发表作品时的那种激动了，每当那些样刊寄来之后，我自己都很少仔细去翻，便顺手扔到了书架上。

那天下午，真是巧了，又是一个下午。我从敲门和走进屋之后的脚步声断定出进来的人是梁冰清，我以为她又给我送什么文件，也没有抬头，她走到我桌前之后，却把一个大信封交给了我，然后便听见她那甜美的声音，郭局长，你还和文学刊物有联系？

我一看是《青年作家》寄来的样刊，我知道这一期上发了我的一个组诗《爱的诉说》。

我可以看看吗？我也非常喜欢文学。梁冰清又拿过那个大信封，把里边那本杂志拿出来，一边翻着一边说。

当然可以。我答应着，心里在想，我发表诗歌时用的是笔名，她自然看不出来。

梁冰清一边翻着那本刊物，一边走出了我的办公室。

其实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可我的心里不知怎么却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觉，心里在说，又是下午，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她刚来的那个下午。

第二天也是在下午的时候，梁冰清又拿着那本杂志走进我的办公室，声音甜美地说，我把上面的文章基本看完了，有一些真是写得不错，比如那首诗歌，对了，叫《爱的诉说》。

怎么个好法？我明知故问地说。

有些东西我不一定能总结出好在哪里，可我确实有这样的感受，我读东西完全是凭着一种感觉，很多人说好的，我可能



觉得不行，很多人看不上眼的，我可能连声叫好。

还是说你喜欢的那首诗吧。

怎么，大局长不相信我？你听，我把那组诗中的第一首背给你听听。

她的声音充满质感，背诵诗歌的时候更是充满了女性的甜美和柔情，毫不夸张地说，如果配上音乐，完全可以拿到广播里去播放——

我望着山头的那棵绿树  
心里的春天便悄悄扎根  
那是我永远无法忘怀的背影  
离开的时候变成了永恒  
我记不清你真实的面容  
就像小草对于远去的春风  
一个梦境从心中飘向远方  
跟随着你开始那遥远的行程  
我知道太阳就在我们的头上  
照耀着所有脚步匆匆的黎明……

我真是没有想到她能把刚刚看过的诗歌就这样声情并茂地背诵出来，这倒不仅仅是因为她在背我的诗歌。

这种久违了的喜悦就像潮水在我心中涌动，我用惊喜的目光望着站在我面前的梁冰清，好像心里顿时有了一个朦朦胧胧的答案，她身上的那种独特的气质，这并不是美丽和漂亮所能